

閱點資治通鑒

一覽

中央檔案館整理

通鑑

閱點資治通鑒

卷一至二十七

第 1 冊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起

漢宣帝黃龍元年壬申止

中國檔案出版社出版

出版說明

經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國家新聞出版署、中央檔案館批准，由中央檔案館整理，中國檔案出版社影印出版《毛澤東閱點〈資治通鑒〉》。

《資治通鑒》系北宋司馬光撰，共二百九十四卷。內容以政治、軍事為主，略于經濟、文化。取材除十七史以外，尚有野史、傳狀、文集、譜錄等二百二十二種。書名「資治」，目的在於供封建統治者從歷代治亂當中取得鑒戒。全書貫穿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為歷史研究提供較系統完備的資料。

毛澤東對《資治通鑒》一書十分重視，他在日理萬機之余，反復閱讀，並作了許多標記和圈點，將毛澤東閱讀過的《資治通鑒》影印出版，也可以使讀者了解毛澤東如何學習、研究、鑒借歷史。

毛澤東閱點的原書是一九五六年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三十二開平裝本二十冊《資治通鑒》，為方便閱讀和收藏，這次影印成大三十二開特精

裝十冊。

《毛澤東閱點〈資治通鑒〉》整理出版委員會，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檔案館館長、國家檔案局局長王剛任主任，沈正樂、馮鶴旺、邢永福、劉美玲、王雅薇、周留樹（常務）任副主任。委員有：賀德海、張寶貴、王興春。

《毛澤東閱點〈資治通鑒〉》整理出版委員會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資治通鑑

第一冊

第一冊 卷一至十二

資治通鑑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起
漢惠帝七年癸丑止

司馬光畫像一

并左僕射告身前畫像



司馬光畫像二

清南薰殿舊藏先賢像



標點資治通鑑說明

資治通鑑是我國著名的古典編年史。作者司馬光（一〇一九—一〇八六年）和他的重要助手劉恕、劉攽、范祖禹等人根據大量的史料，通鑑採用資料，除正史以外，所採雜史多至二百二十種。花了十九年的時間，才把從戰國到五代（公元前四〇三—公元九五九年）這段錯綜複雜的歷史編寫成年經事緯的巨著。

通鑑一向爲歷史學者所推崇，有很多人摹倣它，寫成同樣體裁的編年史；它在祖國的歷史編纂學上曾起過巨大的影響。固然由於時代局限，這部古典歷史著作已不能滿足我們現在的要求，但司馬光等人畢竟在收集史料、考訂事實、編排年月以及文字的剪裁、潤色等方面下過一番工夫，它仍然是祖國文化遺產裏的重要典籍，因此有必要把它標點重印出來，以供學習歷史的人們做參考。

通鑑自從宋朝以來，有很多刻本。這次標點排印的是根據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注本。因原刊本已不易購得，只好用胡刻本來代替。原因是：這個本子有元朝著名學者胡三省的注文，對於閱讀通鑑有很大的幫助；它把司馬光的考異散注在正文之下而不單獨刊行，閱讀起來也比較方便。而且章鈺曾根據胡刻本校過宋、明各本，並參考了以前人校過的宋、元、明

本記錄，寫成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現在我們根據同一刻本標點排印，便於把章鈺的校記擇要附注在正文之下，這樣，宋、元、明各本的長處就彙集在一起了。

標點之外，我們也增添了一些校注以及其他方面的加工，茲分述如下。

一、標點、分段

除破折號（——）、曳引號（~~~~）和疑嘆號（?!）以外，其餘一般現在通用的標點符號，在標點這部書時都使用了。有些用法，需要在這裏說明。

（一）人名標號

凡諡號、尊號，不論名詞長短，一律加標號，如太祖高皇帝、文惠皇后、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元子伊利居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

非真實姓名而習慣上已用作一人私名者，加標號，如圯上老人、角里先生、赤松子、南郭先生。

爵名如齊王、魏公、淮陰侯、新沓伯、貢符子、奉春君之類，在爵銜之上有的冠以地名，有的冠以封號，爲求統一起見，一律於爵銜之旁加標號。惟如魏主燾、燕主儁之類，因「主」字爲泛稱，故不加標號。

有的人名和官名，習慣上往往連在一起稱呼，則作爲一個名詞，連同官名加標號，如

「師尙父」、「王子比干」、「司馬穰苴」等是。也有在人名之上加封爵的，則分別在封爵與名字之旁加標號，如「屈侯鮒」、「鬼王訶」等是。

(二) 地名標號

凡地名，不論所指區域大小，一律加標號，如「中華」、「浙江」、「山南道行臺」、「廣通渠」、「臨春閣」、「南內」。

「河」如果專指「黃河」，「江」如果專指「長江」，也加上標號，一般泛稱江河，則不加標號。

凡民族專名，同地名一樣的加標號；但有時民族專用名詞變爲普通名詞，則不加標號。如「胡」專指匈奴，「蕃」專指吐蕃，加標號；一般泛稱的胡蕃，不加標號。

(三) 代名標號

朝代名有時加次序、方位及統治者的姓氏以示區別於其他同名的朝代，則連同所添之字加標號，如「前漢」、「後漢」、「西晉」、「東晉」、「曹魏」、「拓跋魏」、「李唐」、「後唐」、「南唐」。

(四) 書名標號

凡簡稱的書名，如「五代志」、指隋書中的某一志。「舊傳」、指舊唐書中的某列傳。仍加書名標號；簡稱書的作者及其所作之書，如「班書」、指班固漢書。「班志」、指漢書中的某一志。則加人名標號。

及書名標號。

歌舞名詞，加書名標號，如「五夏」：昭夏、皇夏、誠夏、需夏、肆夏。二舞：文、武二舞。」

(五)引號

凡比較特殊的事物加引號，如「楊素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龍』，置兵百人。」

一般人常說的成語也加引號，如「文士元萬頃等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

通鑑正文及考異引書，均加引號；胡三省注引書，一般不加引號。

「臣光曰」、「漢紀曰」、「班固曰」等議論按語，低兩格排，不加引號；論中引文，則加用引號。

(六)分段

原書一卷中每年提行，一年中依事分段，各空一格。現將年份獨立成一行，頂格排印。年下紀事，每段一律提行，首行低兩格排印，加標「1」「2」「3」「4」等號碼，藉以保存原來分段面目。至每事細爲分段，則不標號碼，表示是此次標點者所加。但胡刻分段，間有應空格而不空格，也有不應空格而誤空格處，現在都糾正過來。

二、選錄章鈺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作注

章鈺以胡刻通鑑爲底本，曾校勘過宋刊本通鑑九種，章鈺簡稱爲十二行本，甲、乙十五行本，十四行本，甲、乙十六行本，甲、乙十一行本，傳校北宋本。參校過明刊本通鑑一種，即孔天胤本，章鈺簡稱爲孔本。並參閱張敦仁資治通鑑刊本識誤、張瑛資治通鑑校勘記（章鈺以張校、退齋校代表以上二書）及熊羅宿胡刻資治通鑑校字記等書，寫成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三十卷，校出胡刻通鑑中的很多錯處；據章鈺統計，胡刻「二百九十四卷中，脫、誤、衍、倒四者，蓋在萬字以上，內脫文五千二百餘字，關係史實爲尤大。」

我們把章鈺書中的重要校勘都收入本書做注文（用新五號鉛字排印，加一「章」字，並用括號【】括出，以示注文爲此次所加，非胡刻原有），如卷一，頁一五，周安王八年「齊伐魯，取最」句下，章鈺根據宋、明刊本、張敦仁識誤及張瑛校勘記諸書校出有「韓救魯」三字，因在「最」字下括注：

章：十二行本「最」下有「韓救魯」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這是校出脫漏的例子。

卷一八三，頁五七〇八，隋煬帝大業十二年十月，「李密……亡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密自雍州亡命，往來諸帥間……」章鈺據宋、明刊本及張敦仁識誤校出「雍州」爲

「雍丘」之誤，因在「雍州」下括注：

章：十二行本「州」作「丘」；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

這是校出錯字的例子。

卷二六，頁八五七，漢宣帝神爵二年，「匈奴虛閭權渠單于將十餘萬騎旁塞獵，欲入邊爲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爲言兵鹿奚盧侯。」言兵鹿奚盧侯漢書匈奴傳作「言兵鹿奚盧侯」，章鈺校宋刊本及張瑛校勘記也作「言兵鹿奚盧侯」，因在「鹿盧」下括注：

章：甲十五行本無「鹿盧」「鹿」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

這是校出衍文的例子。

卷二四，頁七九八，漢宣帝本始三年，女醫淳于衍夫「謂衍可過辭霍夫人（顯），行爲我求安池監。」衍如言報顯，顯因心生，辟左右，字謂衍曰：「少夫幸報我以事……」，「心生」二字不辭，章鈺據宋、明刊本及張敦仁、張瑛二書校出應作「顯因生心辟左右」，因在「心生」下括注：

章：甲十五行本二字互乙；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

這是校出顛倒錯誤的例子。

凡章鈺所謂「脫誤衍倒」的錯誤，我們一般只是把校文注在正文之下，並不改正原文。只有比較重要的遺漏，才把它補作正文。如卷五，頁一六五，胡刻於周赧王「五十一年」下脫「秦武安君伐韓，拔九城，斬首五萬。田單爲齊相。五十二年」二十二字，這樣，正文便少了一年的歷史，並把五十二年的事錯爲五十年的事。章鈺據宋、明刊本及張敦仁識誤校出這段脫文是非常重要的，故本書據以補入正文，並注明：

以上二十二字，胡刻本缺，據章校補；章氏係據十二行本、乙十一行本及孔本。

章鈺把張敦仁識誤、張瑛校勘記及嚴衍資治通鑑補校勘通鑑的異文而無別本可資印證處，列爲附錄，我們也選錄了一些作注文（用「張」、「退」、「嚴」等字代表上舉三書）。

章鈺書裏有一篇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述略，我們把它放在第一冊的前面，以便明瞭他的校勘過程和他用的是些什麼本子。

還得指出，章鈺校記和他所列的附錄，有很多異文是不關重要甚而是錯誤的，需要大量刪汰，例如：

卷二七三，頁八九一七，後唐同光二年三月，「李存審……屢表求退」，章鈺在「屢表」下

的校文是：「十二行本『屢』作『累』」。這兩個字在這句話裏，意義沒什麼大差別，故不選錄。

卷一〇六，頁三三六七，晉太元十一年七月，狄道長苻登「秦主丕之族子也」，章鈺附錄嚴衍的改訂是：「秦主苻堅之族孫也」。苻丕是苻堅的兒子，苻登既是苻丕的族子，自然就是苻堅的族孫。故不選錄。

卷二一〇，頁六六七五，唐先天元年八月，「乙巳，於鄭州北置渤海軍」，章鈺在「鄭」字下的校文是：「十二行本『鄭』作『漠』……」，按唐代河北並無漠州，但有鄭州，「鄭」字不誤，十二行本作「漠」反而錯了。故不選錄。

卷一三三，頁四一七七，劉宋元徽二年「夏五月壬午，桂陽王休範反……庚寅，大雷成主杜道欣馳下告變；……辛卯，休範前軍已至新林」。章鈺附錄張敦仁識誤說「寅」作「辰」。按通鑑這一段敘事，日期排得很清楚，由壬午而庚寅而辛卯，順序也對。假如把「庚寅」改成「庚辰」，那就錯了，因為庚辰是在壬午的前兩天。故不選錄。

我們在選錄章鈺書時，經過一番斟酌去取，因此，不少校文被刪去了。

三、其他的加工

我們作了以下的加工：